

除了“妈妈的面条”可口,书法悦目,那张笑脸也特别令人安心

南岳衡山是中国佛教、道教并兴的名山圣地。在禅宗方面,其地位尤为崇高,“一花开五叶”,字字能落实,真不是吹牛。

凡人畅游南岳,有三处地方,足迹必至。

其一是山麓的南岳大庙,香火鼎盛,南国无二。许多人远道而来,据说只要行善心诚,往往如愿,灵验之极。

其二是山腰的福严寺,入此寺大门前,必仰首观楹联,上联是“六朝古刹”,下联是“七祖道场”,横额是“天下法院”。就这么简约,全无水分。自空间而言,可谓宏大。自历史而言,可谓悠久。自法统而言,可谓承接而来。禅宗的六祖是惠能,七祖是怀让,他在南岳修行,曾驻锡于此。单独属于七祖怀让名下的景点还有磨镜台,距福严寺约五百米。

其三就是祝融寺,不少游人奋力登上南岳巅峰,在此点三炷香,许三个愿,敬拜天神、山神、火神,均是敬拜头顶七尺的神明,如敬畏者下山之后,自律和自省的难度就会降低许多。

2009年春,我初访福严寺,与《文学界》的几位同仁和衡阳市的几位诗人同行。人到中年,我已看淡世事,所幸好奇心还随时在线。我问了些互不搭界的问题,都源于个人趣味。

头一个问题:“此寺为何叫福严寺?”

某位男士告诉我:“宋朝时,寺中有位名叫福严的方丈扩修寺院,栽种柏树十株,福严寺因此得名。”

这个答案靠谱吗?我表示九分半怀疑。

在福严寺吃斋时,盘盘素菜精致可口,斋饭上了五色面,它

远比别处的面条筋韧味美,我又发一问:“这面条有特别来历吗?”

某位女士以耳语告诉我:“据说是用天然蔬菜汁染色的,配方保密。”

她还告诉我,面条的来历非同寻常,是方丈的老母亲带人手工擀制的。

方丈在席,见我问起,毫不介意,笑咪咪地劝大家多吃一碗。

“好吃吧?这是我妈妈的面条,熟悉的味道!”

方丈的自问自答太有趣了,大家相视一笑。出家人身穿袈裟,仍旧把“妈妈”二字挂在嘴边,叫得这么亲切自然,在场各位听罢,毫无违和感。“妈妈的面条”这个梗,多年后,我们还会偶尔提及,心存温暖。在万丈红尘之中,毕竟我们见过太多豪横坚

硬的心肠,似方丈这般慈和柔软的心肠倒是真的不多见。

吃斋而非止于吃斋,吃面而非止于吃面,那时我们品尝的纯是开心一刻。

2023年冬,我二访福严寺。这回是应一位衡阳友人之邀,参加他组织的南岳散文笔会,旧雨新知,济济一堂。我再次见到了那位身体微胖、慈眉善目的方丈,十多年岁月已漂白了他的鬓角。方丈起始就道歉,一小时后,他要下山去赶高铁。于是省去繁文缛节,大家直奔主题,请方丈题字。每人题几个字,时间不够,他就给每人题一个字,这个主意有普惠色彩,众人可以雨露均沾,当即赢得欢呼。

方丈的行书矫若游龙,但比蜻蜓还要轻盈,比遒劲还要敏捷。很快就有“道”“吟”“锦”“健”“福”“禅”“燕”“施”“林”

□王开林

“安”等字跃然纸上。一时尽兴,然后合影,个个喜笑颜开。

这回,佛家之喜乐与俗家之喜乐,算是一炉而熔,也一路而去了。

已不再是七祖的宋朝,而是我们的当下,合完影,方丈就赶高铁去了。

芸芸众生,都像高僧那般虔诚确实很难,但生活中有点禅趣、禅味加持,有点来自远山的诗意融汇,还是可望又可及的。放下俗务,暂且开怀,玩点与平日不一样的行为艺术,举重若轻也好,举轻若重也罢,举起一幅字,就如同举起一个日子,然后收拾妥当,将它放下,由记忆收藏。

福严寺方丈的法号大岳,与南岳衡山完全适配。除了“妈妈的面条”可口,书法悦目,那张笑脸也特别令人安心。到了南岳,能有此口福机缘,还会苛求更多吗?

读一读科幻小说,会感觉世间的烦恼其实都很小很小

透过科幻看世界

□武桂琴

在看《三体》之前,我几乎没有看过科幻小说的习惯。随着把“地球往事”三部曲《三体》《黑暗森林》《死亡永生》看完,对科幻作品的热情也抵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有那么一段时间,甚至幻想着如果能培养出一个物理学得特别好的孩子,那也是此生功德一件。

“地球往事”系列,最大的魅力是用令人沉浸的科幻情节魅力,表达极其深刻的人文观点,其中呈现的许多沉重的道德问题、责任问题、情感问题、理想和信仰问题,每当中要害。其巧妙的情节构思与对宇宙文明的假想,既具有极强的推理逻辑,又具备令人信服的现实意义,甚至有些观点对人类探索外太空和地外文明也不乏现实的参考价值。每当读至深处,平时抽朴的想象力也跟着长出了翅膀。想着宇宙浩瀚无穷,作为一名微小的智慧生物,透过一本书窥得了一点天文知识,触碰到了与凡俗日常并不相同的奇妙,顿时心胸豁达起来。

继《三体》系列之后,开始看《宇宙》。不得不承认《宇宙》是难得的科学小白也能看得懂的科普书,它从我们身边的琐事追溯到万物的开端,从浩瀚的宇宙视角审视人类自身,就好比是在天文、生物、化学和地理学之间进行了“异花授

粉”,将科学与历史、艺术、人类学和哲学交织,向我们描述了“地球往事”三部曲《三体》《黑暗森林》《死亡永生》看完,对科幻作品的热情也抵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有那么一段时间,甚至幻想着如果能培养出一个物理学得特别好的孩子,那也是此生功德一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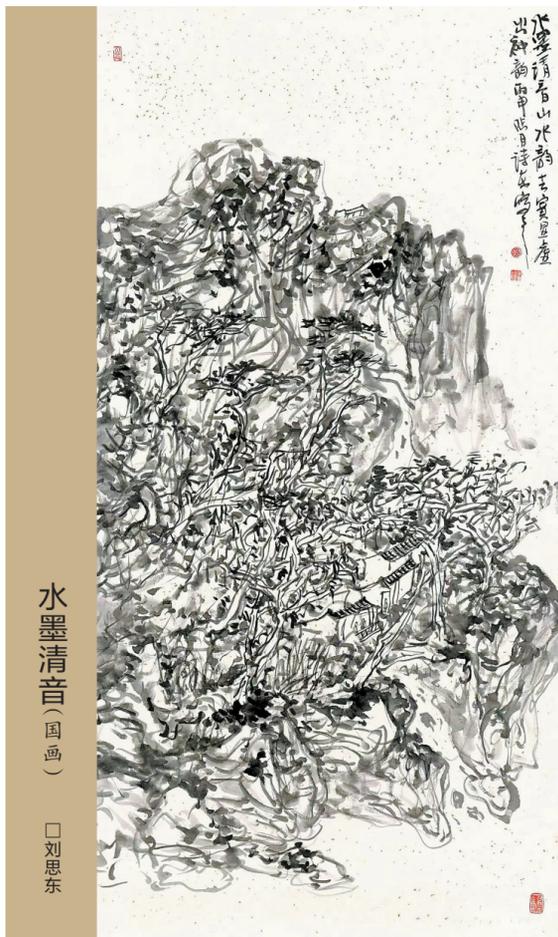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有一天站在小区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上,突然理解了关于折叠这个创意的。小区附近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城中村,如今也是,只不过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呈现出鲜明的北村南城特征。当我跨过天桥,去到北边的地段买一袋薯条板栗,顺便走在拥挤的巷子里,一边穿楼,一边观摩,便会发现生活工作在那一带的人明显跟出CBD的人风格大相径庭,他们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圈层的人。这特别接近科幻作品里面的描述:有的人一天拥有24小时的人生,因此从容而不迫;有的人一天只有16个小时的人生,可以过好一个完整的白天,被折叠走的8个小时刚好用来睡觉;有的人一天只有8小时,那8小时要用来干最底层的工作,以维持基本的生计,其余16个小时被折叠成睡眠模式。这种未来生活很能触碰到一颗生活在当下的心灵,从有人类历史以来,就有阶层强

弱之分,就算科学发展到城市可以折叠的程度,文明已经鼎盛到人人人生而平等的程度,每个人将可能度过怎样的一生,也跟每个人生活在怎样的一个阶层息息相关。

陈丹青在《局部》节目第一节上就讲《千里江山图》,就算完全不懂画的人看了也会动容。一个人在18岁的年纪能画出如此磅礴、恢宏、庞大却又精细的画作,着实令人不可思议,恐怕仅有天赋也是不够的。也许就像陈丹青说的那样,他可能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人世,才会在极短的时间里画出如此神作。海涯能依据《千里江山图》去展开一段神话般的想象,想来也是贴切的,书中的科幻仅仅涉及高维度视觉,全书主打的就是一个情怀,作者是通过打破时间的界限,让读者在时空的流转中思考人类、文明和未来可能的命运。

总之,“文明需要经过几十亿年曲折的演化才能出现,毁灭却只要一瞬间的愚蠢”。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变成科幻作品所描写的那样?科幻作家以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勾画出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演变?这些问题都由不得令人掩卷遐思。

如果有闲,读一读科幻小说,会感觉世间的烦恼其实都很小很小。除了生死,皆是小事。



水墨清音(国画)

□刘思东

母亲心地纯善,待人真诚,用自己的言行温暖着身边人

有主见的母亲

□廖雯

母亲是家里老大,从小就帮着外婆操劳家务,从没有进过一天的学堂,但她性格温和,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。

“手心手背都是肉,女儿也是掌中宝。”这是我听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从我记事起,母亲跟别人聊天时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明显,经常听说有人生了女儿的当场就崩溃。我是母亲的第九个孩子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,上面有三个哥哥,五个姐姐,一个弟弟。母亲怀我时,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个男孩,没想到生下来是个女孩。父亲一脸的不高兴,就张罗把我送给人,母亲一百个不同意。有一天母亲从田间干完农活回家,看见睡桶里空空,像发了疯一样到处寻找,边找边大声哭喊,等到晚上父亲从外面回来,看见母亲披头散发,眼睛红肿,声音嘶哑地坐在地上哭泣,才说出自个做主把孩子送到邻村了。母亲气得说不出话,大骂父亲心狠。一直顺从的母亲这次意志坚定,她大声叫大哥陪同她连夜赶到邻村,把我要了回来。此后的日子,母亲担心父亲再次把我送人,每次出工都背着孩子。村里的女人也都羡慕地说:“一个丫头,你咋看得比儿子还娇贵!”母亲反驳道:“手心手背都是肉,女儿也是手中宝,再说,没有女人,这个世界哪来的男人?世上的男人都会比女人强吗?我看就不见得!”母亲这些话让那些妇人哑口无言。

这些年来,每次回家与亲人团聚时,比我大18岁的大哥还经常跟我聊起母亲怒怼村里人的情形。现在想想,

别说50多年前,就是今天,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还在很多人的脑袋里根深蒂固。但大字不识的母亲早从内心深处把女人与男人看得同等重要。

“人要有吃苦的劲头,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,再苦再累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”母亲第一次对我说这句话的情景仍记忆犹新。那是我刚进村学堂不久,一个周末的下午,母亲让我陪她一采收花生。她挑着一担箩筐,我提着一个竹筐,走到离家有三四里路的山地里。母亲说已入秋了,但太阳炙烈,酷热难耐。走到地里,我和母亲都已汗流浃背,我赶紧坐到花生地旁边一棵树荫下,热得不想动,母亲放下箩筐催促我说“抓紧干活!”只见母亲甩开双手,弯着腰,把花生一株株地拔起,一边拔一边拍打花生根部的泥土。不一会儿,她身后就堆起像小山一样的花生株。而我却很不情愿地跟在母亲背后,像一只蜗牛慢吞吞地拔起一株,然后站起来歇歇半天。母亲见状叫让我把刚拔起的花生株搬到树荫下,坐在那里慢慢拔花生。而她继续顶着烈日忙碌,虽然戴着草帽,但她脸上的汗珠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,背上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。我心疼母亲,喊她到树荫下休息一会儿。“这么多花你今天反正不是摘不完,明天再来不可以吗?”母亲只顾摘花生,看都不看我一眼说:“一天能干完的活就一天干完,不要拖拉,明天还有明天,如果一天这样拖下去,花生都烂在地里,多可惜。再说,人要有吃苦的劲头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,再苦再累,咬咬牙就挺过去

了。”看着母亲沾满汗水和泥土的脸,我不敢再说话了,手脚麻利干起来。当我们摘完最后一株花生时,一轮明月不知何时已挂在天上。

“人的福气不是争来的,而是一点点地积攒的。”这是母亲告诫我们子女说得最多的话。母亲心地纯善,待人真诚,用自己的言行温暖着身边人。有一次,一个小偷偷村里粮食被抓住,生产队长用粗麻绳把他捆在村小学广场的一棵大树下。上世纪70年代,粮食是非常珍贵的,小偷的行为引起全村人的愤怒,许多人都拿木棍打他,有些小孩子也加入其中,朝小偷扔石头。小偷浑身瑟瑟发抖。这时,有个人不知从何处弄来一碗飘着热恶臭的脏东西,逼小偷喝下去。这时,母亲走过来,一把打掉那只破碗,大声呵斥:“他偷粮食是可怜,可以打他骂他,但不能这样去作践一个人。”那个小偷在树下绑了三天,一连三天母亲都为他端来水和饭。

因为父亲在外做生意,我家的境况要比一般人好些,村里那些吃不饱饭的人,有事没事都受到我家串门,母亲总会留下他们吃顿饭再走,有时候还会送一些干粮或者菜干给他们。不但对乡亲们充满了爱心,母亲对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同样乐善好施。任何一个乞讨的人来到我家,母亲总是让他们进来,搬一张凳子让他们坐下来吃饭,帮他们抱孩子,走时还会拿几件旧衣服,装上几斤大米,送给那些讨饭人。很多次,我看见那些人总是感动得泪水双流,向母亲深深鞠躬。

去年春天,母亲走完了她的一生,享年94岁。母亲出殡那一天,村里为她送行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……

其毕生恃才矜己,于一介毛头小伙面前摆出上述“惜墨如金”举动,自是顺理成章行为

“此公字很值钱”

□王晖

《艺林烟云》中,唐吟方记有一则沈尹默笑话:此位现代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曾为《大公报》撰文,稿既刊出,报方未及付酬,其致函询问。《大公报》社长王芸生手持沈函,语员曰:“先别给他开,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,此公字很值钱。”

报社用稿后,按时给作者寄付稿酬,天经地义。《大公报》迟寄稿酬,可能存在客观原因。王芸生对员工即点评沈尹默付债函,应属玩笑语,是当不得真的。倒是著名报人徐铸成晚年撰著《报海旧闻》,记述自己弱冠之年与郑孝胥的一面之缘,写得委实生动风趣。郑孝胥(1860-1938),字苏荻,号太夷,别号海藏,晚年亦有号夜起。福建闽县人。其早岁即有文名,尤工诗,是晚清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;复善书法,世称“郑书”。沙孟海撰著《近三百年的书法》,对其书法给予很高评价。郑孝胥最为世人熟知的书法作品,当推“交通银行”四字,如今在通衢大邑,随处可见。

徐铸成与郑孝胥相遇,时为1929年,是岁陕西出现大旱灾,赤地千里,饿殍载道。《大公报》面向社会发起陕灾募捐,各界响应捐款者众多。时任天津《大公报》编辑的徐铸成,被总经理胡政之临时派去助点捐款数目,开具收据,登记账册。据其回忆,一天,位于天津市中心四面钟繁华地段的《大公报》馆门口,停下一辆马车,走出一人瘦高个子、留八寸胡须的老人,袍子马褂,腰板挺直,臂上挂着手杖。其来到捐款柜台外,拿出二十元,找徐登记,并自报姓名:“郑孝胥。”徐在中学时时代,就听闻这名“书法家”的大名;赴北京求学,在琉璃厂更看过其

写的不少招牌和出售的对联、条幅。现在见“大书法家”立于面前,徐遂灵机一动,佯装听不懂对方的“福建国语”,抽出一张白纸,敬请老人“留名”。孰知,郑孝胥竟自怀中掏出一张名片,递过来,徐只得为其开付收据,并眼睁睁地目送其出门上车走了。半个世纪后,徐铸成记写这次有趣邂逅时,尚意颇快快地指斥郑孝胥“狡诈”。

读《郑孝胥日记》,可知1914年5月,其隐居沪上时,便拟定卖字广告,“以寄九华堂、戏鸿堂、朵云轩、吉祥楼、锦洞堂、大吉庐、锦云堂诸纸店;又至时事报馆,托登广告”,开始订润鬻字。此外,与北京的致美斋、英古斋也建立了代收润例的交谊。1928年出版的《北洋画报》,载有《述郑孝胥先生》一文,言其鬻书景况:“初鬻字,年可三千金,逐年递增,癸亥以还,年可得一万二千金,比岁干戈遍地,百业凋零,而求书者,有加无减。”文中提及的“癸亥年”,对应的公历年份为1923年2月-1924年2月。于此可见,郑孝胥来《大公报》报馆为陕灾捐款时,其书法作品在国内正售得红火。况且,其毕生恃才矜己,于一介毛头小伙面前摆出上述“惜墨如金”举动,自是顺理成章行为。

狡诈,在汉语中的释义有四个:一、戏、游戏;二、戏言、玩笑;三、诡诈;四、机灵。郑孝胥因晚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年,身败名裂。徐铸成行文若秉承春秋笔法,读者理解此处之“狡诈”,则宜取第三词义。其实,就是取第四词义来解读郑之行为,亦无不可。毕竟,作为著名诗人 and 书法家,郑孝胥的言语、行为,固以傲岸著称,却也享享精悍之誉。

古人作文著书,大多审慎,如无新意,不肯下笔

采山之铜

□晏建怀

清初顾炎武(亭林),以一部《日知录》驰名于世,成为享誉当时、影响后代的学者、思想家。读过的人都知道,《日知录》并非长篇大论,高头讲章,不过是由一条一条的札记编撰而成。似零言碎语,漫不经心,影响何如如此之巨?

顾氏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创作态度时曾说: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,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,今人则买旧钱,名之曰废铜,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,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割碎散,不存于后,岂不两失之乎?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,盖期之以废铜。而某自别来一载,早夜诵读,反复寻究,仅得十余条,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”大意是说,古人造铜器,须先从山中搜集原料,去芜存菁,千锤百炼,这样锻造出来的才可能成为传世精品。做学问也该如此,要挖掘第一手材料,深入探究,分析,比较,然后提炼出自己的观点,而不能炒剩饭,抄古书,做二手贩子。

康熙九年,《日知录》初成八卷付梓,顾炎武在卷首说:“愚自少读书,有所得辄记之,其有不合,时复改定。或古人先我而有者,则遂削之。积三十余年,乃成一编。”顾氏打小就养成札记习惯,中年后集全部精力写作《日知录》,将一生为学所得,

荟萃其中,经过三十多年打磨成书,其著述之缓慢、创作之艰辛可见。古人作文著书,大多审慎,如无新意,不肯下笔。所以,即使这种闻名遐迩的大家者,书中每条(篇)短者不过几十字,长的也不过一二十条,而且,一年下来,仅得十余条,可谓日雕月琢,惜墨如金。因而,顾氏有“平生之志与业,皆在其中”之慨。

纵观历代,那些名篇佳构莫不如此,像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记述自己因李陵事件而蒙羞始末、宣泄排山倒海感情的雄文大作,亦不过二千余字,相比时下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字的长篇散文,真是小巫见大巫。而《陋室铭》《爱莲说》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等,甚至只有几十字、百余字,与顾氏书中篇幅大体相当,何其短也。然而,如此之短,顾氏还要在博览群书、勤做笔记、排比探究、归纳判断、确认推陈出新的基础上,方肯动笔,其精益求精的精神,令人感佩。

其实,这些名篇之所以流传千古至今仍受青睐,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、字数的多少,而是作者在有限的字数里凝聚了真实的情感,表达了深刻的思想,更重要的是,表达的乃自己的创见,即“采山之铜”,而非拾人牙慧,人云亦云,购买“废铜”来“充铸”。

这是一种情感的牵绊,也是一种生命的归属

故土难离

□杨德振

今年元旦前,我把八十多岁的父母亲从大别山里接到广州过年;没料到,春节刚过,父亲就嚷着要回去,有时候还发脾气不吃饭。

我理解老人的心情,他所有的念想与寄托就像一粒种子,播种在故乡广袤的大地上,长成一棵大树,挺不出来,更拔不起来,只有在故乡的大地上,才能活出自己的生机勃勃;到了别的地方,发了芽,长不成树,结不了果。

其实,我自己又何尝不是“故土难离”呢?身在广州,魂牵梦萦的却始终是故乡的高天厚土、山山水水、人情世故。在

城市里,每当我看到路边的落叶,就会想起老家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山田野。儿时,我总是和伙伴们在稻香中奔跑,在田埂上竞速,在打谷场捉迷藏,在山里抓兔子、打野鸡、捡野鸡蛋……欢笑声回荡在山谷中。

如今,我远离了故乡,离开了那个承载着我无尽欢乐和思念的地方,而对故土的情感早已融进我的血脉中。

故土难离,这是一种情感的牵绊,也是一种生命的归属。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会像我父母亲一样,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,永远不变。

整个人的心被这绿荡漾着、熨帖着、陶醉着,城市的一切都与此儿无关

陶醉白龙池

□陈启根

早上从自在谷出发,山上还弥漫着一层薄雾。沿途看过两王洞和状元塔,驱车继续往灵官堰方向走,准备结束假期的行程,下山回武汉,返广州。

车缓缓移动,阳光逆照过来,有点晃眼睛。妻发现了新物种似的,指着从墨绿中冒出来的一抹鹅黄新绿,惊喜地叫起来:“快看,快看,这是什么树?那么绿!”

车转过“红军饭堂”,路刚好与这些绿在一个水平线上。笔挺的落羽杉树密密匝匝,像哨兵一样把那些嫩绿得能掐出水的一抹新绿围在中间。赶紧用手机扫描识别一下,是腺柳。它们或立、或卧、或躺,摆着各种造型,恣意地绿着、美着。路像一个修葺,伴随着落羽杉向灵官堰方向悄悄蜿蜒。

沿着木质栈道横穿腺柳树林,发现了那绿抢眼秘密。上午十点钟左右,阳光正好斜打在腺柳刚发的新叶上,而我们正好从反方向看过去,每一片叶子上被透视,叶片的整体轮廓,叶子上的经脉纹路,叶子里水分子的缓慢流动,让人看得清清楚楚,惊心动魄。连叶成片,连片成树,连树成林,将白龙池镶了个“绿金边”,照出了绿色的灵魂和勃勃生机,照出了绿色的骨髓和仁厚宽阔,像一朵巨大的花蕊盛开在大洪山怀抱里。

到大洪山是第一次,见到腺柳也是第一次。我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。

沿着山体上方一侧的栈道往前走,右边是苍劲古老的柏树、松树、杉树和不知名的其他树,雄伟挺拔,自然地向长满青苔的老树横卧其间,散发出原始森林的腐朽味;左边是黝黑弯曲的腺柳树干支撑起来的温柔妩媚,让人觉得那根本不是什么树,而是大洪山的精灵,是在这里沐浴的仙女,是春天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原形;再往左边就是清澈的一汪池水了。这里正在上

演新旧交替、死生轮回、古老与现代的大剧。腺柳以水为镜,以山为臂,以光为手,在蓝天上翩翩起舞。

随着栈道拐入池中,两边腺柳遮阳,人仿佛置身于梵高的《向日葵》中。栈道随山势弯曲穿行,腺柳自由自在地生长蔓延。鹅黄的叶子、黝黑的枝干、优美的姿态笼罩着;宁静的池水清澈见底,悠悠地荡漾着,将腺柳根和枝左盘右绕,拉扯成不同的倒影和图画拼图。向上看,腺柳像盛开在蓝天里的烂漫黄花,楚楚动人;向下看,腺柳像真脚的芳草,枝干稳定浓重,枝叶潇洒浑然,意象万千;向前向后看,褐色的栈道似游龙行走在腺柳的世界,走出一个绿色透亮的“洞穴”。微风拂面,暖而不热。无论走到哪里,都觉得空气清新,心情舒畅,坐下、走动,拍照、发呆,都极为合适。整个人的心,被这绿荡漾着、熨帖着、陶醉着,城市的一切都与此儿无关,让人忘记所有烦恼,让大自然给自己来个洗礼。

走到池坝喇叭口,向远方望去,越过一道山梁,最高处便是金碧辉煌、巍峨雄伟的金顶了。只是此时,金顶远而小,白龙池近而大。向右看,便是我们刚刚在那儿游玩过的状元塔,正好是仰视,益发显得高大、肃穆。据说,白龙池与状元塔都于宋朝时期,郑獬考上状元有关。白龙池古称南池。郑獬在大洪山苦读期间,得了伤寒,久久不能痊愈。一晚,他梦到了自己身披白鳞,在南池中沐浴,第二天伤寒痊愈,并随后考上状元。后来又在此隐居。当地人为了纪念他,把南池更名为白龙池,在当年读书的地方建有状元塔和郑獬墓。

大洪山白龙池的标示牌立在坝上靠近公路的边角上。回头一望,白龙池正好被宝珠峰、斋公岩、悬岩山环绕,好一幅“苍松翠柏长生地,绿水青山古洞天”的画面。